

五燈會元

十一

首座 普請 鑿 普請 鑿 維那 首座 栽松 飲頭 事及
 看經 禪杖九指 添鉢六洗脚 尼 餅餅七 飯鉢 看經
 西堂首座 看經 開堂 維那 馬十 木枵 方丈 首座 蠅
 箭 箭 箭 小箭 煎茶 茶匙 鴨 草六 剃刀六 維那
 街坊 開堂 設齋 交結 前 法華 知客 團頭 開堂
 齋堂 杖 鑿 住持 獅子 重陽 銀子 竹篋 法堂
 木魚 作榜 結文 何徑 描單 三茶 四三
 △ 此所

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碧岩圖悟評云此乃識風穴也釋灯才九悟明云叢林皆以風穴居禪師其是言或
 者曰考其季代風穴在襄州華峯作維那與上座侍者同夏即用此事也廓亦及
 德山沼里不見臨濟已致身叢林久矣安得季代深遠乎又云吳越令以遇大風
 而止皆無所謂此記蓋預識妙喜也妙喜為臨濟十二世孫可謂年代深遠先任
 之徑山後住越之阿育王可謂吳越令也然賢聖識記故不可得而知宗門既
 與利害義諸群議謾筆表末知者審其類似焉 載臨濟傳末

列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三聖慧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十六

善權徹禪師

齊聳禪師

虎溪庵主

桐峯庵主

定上座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南院慧顥禪師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寶壽沼禪師

魏府大覺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

鎮州萬壽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

智異山和尚

金沙和尚

雲山和尚

覆盆庵主

杉洋庵主

森上座

守窮侍者

寶壽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廬州大覺和尚

澄心旻德禪師

竹園山和尚

法華和尚

灌谿閑禪師法嗣

魯祖教禪師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際上座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穎橋安禪師

西院明禪師法嗣

興陽歸靜禪師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廣慧真禪師

長興蒲禪師

潭州靈泉和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善昭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

神鼎洪諤禪師

谷隱蘊聰禪師

廣慧元璉禪師

三交智嵩禪師

鐵佛智嵩禪師

首山懷志禪師

仁王處評禪師

智門迴罕禪師

鹿門慧昭山主

丞相王隨居士

南嶽下四世

黃檗通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

宗

通志八馬祖道
一得法於南岳讓
其五世派為二家
仰曰法南
南子禮及四廣之一
世誤作去声

春

邏藏經音義七
寶及成屬也謂此矣
以等也者也

寺

聖倒六切塞也傳
對拍地而下習者打
地一下

什

噎一處及舍也指於
感及藏也龍龜鳥
敬切進舍也

黃巢為甚裝却被臨濟奪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鐮而

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鐮也未舉困箇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

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

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鐮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為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摩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

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鑿自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

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

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問仰山

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鐮頭望地三下

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望地三下噓一噓

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為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抵喝臨濟

遠不致舉一似和尚為云雖然如是吾亦知汝檗因入厨下

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眾僧飯米檗曰一頓喫亦少頭曰一二

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

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

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

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

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為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

慈仰山云不然為山云子又作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

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噎或作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

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

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

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

將百丈元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

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

物

禪相及說又福也
也 禪 九音也 稽 禪

心科前

三句

福和 梵云 俱舍羅 此言方便 事 卷六 三之三 要

四句

應物現形 至 象 象 王 取 方便 之 作用 也

膠盆子 煎膠 器 也 取 粘 著 之 義 蓋 子 之 人

一喝 是 膠 盆 子 要 使 知 識 粘 著

便 上 境 上 境 者 謂 孝 人 拈 出 底 之 膠 盆 子 也

前 人 者 指 前 善 知 道 者 也

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為黃檗馳書至馮以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普化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禪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答語具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件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用汝等諸人作麼坐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眾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或不辨其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

五月十一

修

上

抵死 尸家必用云 以文紀細民之惡與抵死而古也 亦死也

四寶王

識不拈出物抵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
主看管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則知識辨得是境
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
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
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實看實大德
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
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摠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
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
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
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
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
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
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

五十一

佛海

六

草賊 文記曰草竊 孔註草竊盜竊也

作維摩詰不作傳大士珍重有一老宿父之便問禮拜即曰不禮
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
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貧家
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
莫道無事好南泉問云 官馬相踏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
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
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歸到
後洗脚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
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 呼喚作什麼 師便打 師方丈州 問僧甚處來問僧甚處來
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
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師應機
多用明言下參在亦學師喝師曰汝等摠學我喝我今問汝有
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

金半可水... 休居老人... 此二句... 二句... 三句... 四句... 五句... 六句... 七句... 八句... 九句... 十句...

四照用

敲骨取髓

詩曰有月老太子出港

痴人見之曰言我身重

病辛苦懊惱願見救

瘡大子問之曰河諸醫

言當須待生及長過

腫二人血髓遂不可

愈太子即命痛陀羅

令彈身因破骨出髓

以連病人云云為結

業生身以檀度

龍生金鳳子衝破石

頂瑞 出類 天外

也

觀風知浪起

觀風知浪起既水

楚阮飄 漂泊居

楚僧身

字作波字阮字作

僧字

麼洪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唱示眾我有時

先照後片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

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駢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實立主

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

些子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鏑如何得勝光

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噯師以手指曰這老

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

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

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

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琉璃平曰且

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

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

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又回首師便行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

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

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

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

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

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為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

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為云子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

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

是正面師下禪床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

麻谷 廣內谷 作浴

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

尼便唱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唱師便打師一日拈餠餅示

洛浦曰為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

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扇葉見解浦

羅公照鏡方語
老不知羞

毛吞巨海芥納須臾
蘇那狂才四摩

師杖即今所用
子亦謂春堂

曰羅公照鏡師見漁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
 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
 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麻谷問大悲千手眼
 那箇是正眼師搗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
 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唱拽谷下禪
 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
 唱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唱師亦
 唱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
 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
 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
 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臾爲
 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龕生曰
 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雀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
 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龕生化唱曰瞎漢佛
 法說甚麼龕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
 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
 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揔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進
 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
 見同時下唱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
 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
 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汨流不止問
 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
 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王聖出口爭敢滅却和
 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唱師曰誰
 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
 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十一
 五灯一
 法修
 八
 命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王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王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太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法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

卷十一

九

今以前

手執青蓮目觀視

半葉未心

釋一普灯作釋

傳青錄云避日釋

紫羅帳裏撒真珠

方若尺指指示

居住三峯菴本

錄十三洪州云

齊禪師章五師後

結法燈丁三峯鍾曰

不乳之堂云

聖師兄三聖於我六孤本為大覺師兄入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扛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過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躡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眾我聞前師一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不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

雲居住三峯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司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

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峯菴

不信保社陶階語

寶音贊美和鈔

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與前話師云雲居石二
十年祇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師謂克賓維
那曰汝不又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
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推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
飯即似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首引眾盲師
在臨濟寺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鑿城來濟曰有事
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
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禱他不成禱他濟
曰我誰管你成禱不成禱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
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
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
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

五灯十一

臨濟

一

15

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
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
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
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
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
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
久今日此一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
眼徒親切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
便作引頸勢師曰噯僧曰喏便歸眾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
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玄覺微云且道與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大悅賜紫
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

幞頭脚 事苑上
房王切也之周武帝
所製衣中出脚
以幞頭乃名焉

發龍合記云

楞華二頁及老人

張律也律他骨及律心所不進也

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楞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這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跌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眾師曰還識老僧麼眾無對師擲下楞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世第一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

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

次師曰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

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着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

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父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

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

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

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

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誦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錯打某

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

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

不柰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

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

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

師曰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

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

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

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眾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

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某山

某山

某山

永嘉證道歌

胡釘鉸唐之散人世

胡釘鉸

五十一

臨終

十一

又令侍者問示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巖巖問世處
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唱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
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
著處山便打師接任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
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
本道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
忤多少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
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叅堂了
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
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便爲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天意師
曰臭肉來興化云破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唱師亦唱僧又
唱師又唱僧曰行棒即瞎便唱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捧勢師

六十一 五打十一 修濟 十二

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捧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沙
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
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
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

曰大衆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師
乃珍重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 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

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韞着
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
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曰垂極師便打問忽

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
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飢時如何師曰縱遇臨歧食

隨分納此其師終時謂眾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
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
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
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

見語見末 鷲曾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

濟至牙山語見末 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

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

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

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

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

槃堂了也問又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

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文沙云
更學三十年未嘗禪

二十九 五灯十一 臨濟 十三

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為甚麼安置不得師曰金

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去汝處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鏡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

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

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閣

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為凡聖問一句

如何而口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久唐乾寧

二 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

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即克符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照

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

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

濟曰并汾幾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

寶殿野老區可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有帶
請訛擬欲求立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覲向
無差互還應帶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
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
劍未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
不侔主言少異問荅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
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戶猶如
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只念彌陀雙拄杖
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
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鑊鉞全正令太平
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許夜
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卷之三

五十一

臨濟

十四

四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
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
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罈
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沒嚼斜

鎮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
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剌襟曰學
人不會言曰不會請入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
禮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
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
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瓦圍却方
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堂為久牧令師
勘過師問曰可說汝欲開堂為人是尼師曰尼是五障

積之文

之身汝作麼上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汝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末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何師曰：喏。僧便喝。師曰：因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辨得麼？若有辨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鑿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劍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

五十一

臨濟

十五

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曰：尚有信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

敢妄通消息。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餒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一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紛不得。曰太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師曰開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嗚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

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麼。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麼。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唱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背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一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便把住師。師叫殺。又殺。又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麼。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

人曰與麼定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其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太敗

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身一師行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下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搗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

五九八

五十一

臨濟

一一

記

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捉殺這屎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

窮到底

上座離臨濟叅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滿山問舉云巖上座纔又叅百丈茶罷師曰有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又曰收得安

南又憂塞北師。開會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搆要且難。搆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

南嶽下六世

興化獎禪師法嗣

汝州南院慧顯禪師寶應曰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

團一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

瞎驢舌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其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

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舉拂子僧

曰今日欺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

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

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

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

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

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

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搯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

便行師曰阿刺刺阿刺刺上堂諸方抵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

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

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

院捧斤其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

僧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

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

也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

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太病源曰

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

棒問如何是無日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師

斫

斫

意思心下宜加
師曰二字

證照師曰三點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
一箇狗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
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即向你道曰與麼則
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
日問園頭鉢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着子也無曰昨
日也師曰大衆喫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問僧名甚麼
曰普泰師曰忽遇屎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問人逢碧眼
時如何師曰鬼爭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瞥頃瞥喜曰
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鷄沒嘴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
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
蒼筤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
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
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
如何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子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
曰是仰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
杓大盤中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
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麼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却喝曰
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沒量罪過瞎
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
尚試問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麼曰再
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
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
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窮待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

曰勅點飛龍馬。跛龜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推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唱嚴亦唱。師亦唱。亦唱。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巨耐守。窮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越出穴曰。越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五十一

臨濟

二十

未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糴兒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滄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滄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滄。滄舉首。師曰。錯。滄進三两步。師又曰。錯。滄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滄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此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滄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寶壽和尚第二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

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
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關闡
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
一拳曰你待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
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
師閉堂上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
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師擲下拄杖使
歸方丈僧問不占闡域請師不讓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
獻時如何師曰莫汗我心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
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卧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
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即錯曰真

三聖

法嗣

法嗣

法嗣

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
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
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為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
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
著聖凡請師答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曰不
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
如何取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袞路
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臂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鳥獸銜華師曰
有恁麼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有所知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
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唱化亦唱師又唱化
亦唱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
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
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麼生師便喝僧曰太好了不作這活
計師作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
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
是澄心爲甚麼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僧曰蒼
天蒼天師近前以手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
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
於園還生筭也無師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
汝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峯前問如何是
初五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
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
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
北見者噉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
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
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蓮溪門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答
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
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
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曰午打三更問如何是
格外事師曰化道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

曰大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間如何是學人着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巳天明曰如何是不着力處師曰嶺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鍾山言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唱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即不得師便唱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唱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臨濟 二二三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問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搯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顯禪師法嗣

汝州戶次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柰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

音義倫 軒也

杓下 舟云風佐拋杓以下吉山者謂杓下 調語 當作識立日座言味語也

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下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
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
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
適來輒陳小騷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
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樓寶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
解此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
詩清曰詩速秘却略借劍看師曰鼎首聾人携劍去清曰不獨
觸風化亦自顯顛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
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
抵聞不匹而巳何得抑已而巳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
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前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翠巖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聞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
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
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
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
棒師曰莫盲柳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
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饒院曰
閻黎曾到此問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
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閻黎曾見甚麼
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窮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
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
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
徹立直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闍城士
庶再請開堂演法矣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
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疑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
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下時掃却直

舟云迷封執也言我
寺而不脫迷也

六日廿四

五可一

原

二二四

手

舟云
七首和詩

吃呀 智之上知如吃 然也下虛才知念呀

教箇箇如師子兒吐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觀者

觀者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敲瞎曰

敲瞎後如何師曰撥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眾避地

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

纒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

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

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

嗟蛙步驟泥沙破竹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

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着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

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為寺復來

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

年常餘百眾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

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

何師曰不從天上觀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師曰木雞啼子夜鴛鴦吠天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

魂識見問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

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

顛向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予盾本成雙驛病帝網

明珠事若何師曰為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

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

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翫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身終今日師

殺 教角切 刺也

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

何師曰不從天上觀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師曰木雞啼子夜鴛鴦吠天明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

魂識見問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

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

顛向看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

問如何是廣慧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

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予盾本成雙驛病帝網

明珠事若何師曰為山登九仞捨土定千鈞問干木奉文侯知

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

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違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臯難翫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身終今日師

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衣問身終今日師

序商 上莫浮四 牙長三丈下食牙 器可敬身昔有責 有則牙刺不入言牙 則能牙十角或云 買州牙才牙商如何 彼與碎天 我身護雪 大在論 昔有比丘乞食至穿珠 家穿穿摩尼珠次比丘 衣亦映珠色紅似破珠 師入舍取食忽有一 鳥即便吞之珠師尋 即覓珠不知所在此 立言得我珠和比丘 殺我鳥取珠說偈言 我今為乞食身分受善 地更更誰方便唯以金 代彼雖謂以言即便 擊縛打以繩索 口鼻皆血山一許我鳥即來食血珠師是 師打我鳥之此 師言我受法王恩望使此 与活我命

師云 禪云 馬山 一書之馬 九何求 檢之土而 殺磨千 鈞不其 方言事

西面章 六教台扶云王夫无死日无見子齊以中清波直力 勇兵三北也夫音扶无杜之宜切見却師士音義

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透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駮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屯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上堂三千劍客耻見莊周赤眉橫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首師投歸款未見牽羊納璧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齧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

五月十一

原外

二十八

全

齊南後母啓詞 知山當作醫根前 後母山引孟見定 本

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初寒骨肉踈冷問不修禪定為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僊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否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籬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鑿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礮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纓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穎橋安禪師胡錫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西院明禪師法嗣

柳石孟 官高 松也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尸羅智度論云梵語尸羅表言性善古師云以止過防非為義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入邪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

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鶉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不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太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真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一世也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入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

相續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犁拽杷問古人拈提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

王門十一 昨濟 三十

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臨濟唱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私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可得汚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聾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三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曰路達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

守子首

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
遇後悔難追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第二句薦得堪
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
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向人師曰如斯
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袈裟者是
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
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眾必
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
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
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
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取師曰此問
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眾緣去師曰千

五十一
臨濟
三十一

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眾人前問如何是木叉樂底
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為久師曰謝闍黎領語問如何是
常在底人師曰乱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
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
火無心撥麩麩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着煙霞
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
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
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又處沈迷請師一接師
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即行要坐即
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
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
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
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

曰僧堂內幾人坐卧僧無對曰了却殺老僧問如何具梵音相師曰驢馬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
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
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
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
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句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
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
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外曰為甚麼不出三門外師曰舉
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
竟如何師曰即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
甚麼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
三十棒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
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

託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
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
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毗收舍利建塔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
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闍闔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
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杌屨鑲子

鳳翔府長興院蒲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
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消瓦解曰為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
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鞦韆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
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
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教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

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卽發。屢參知識。七十一真。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百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入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請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住後

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齧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忌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卽出來。大家商量。如何是接初機底。師曰。汝

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初白師曰西方日出卯口如何是
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
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
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
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
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三玄三要
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為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
太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
為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
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
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

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拈照用不同時
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
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
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
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
如何拄杖驀頭撲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
為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
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
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鑛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
箇消息要知遠近莫抵任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其麼利益
不用又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絢扇子足風
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者者曰傳鉏傾麥飯卧草木擡頭

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下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
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
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
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
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
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
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飽飯非珍
饌一味良羹飽即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
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上堂謂衆曰夫說
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
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
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上空的俱徹作

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
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
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
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
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
得出者不悟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
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
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住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
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儼裝曰吾先行矣俾箸而
化閣維叟舍利起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
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卜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

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師曰：「得擲地上曰是甚麼。」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焚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明，和尚丈室以何為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確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剎坑頭壽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床，下僧曰：「未

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為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眾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忤，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

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如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
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
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
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閣黎無席帽
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
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濕釘曰
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蒼蒼南神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
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蒼頭水
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朱聲云哪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
以頌對曰蒼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
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
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問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
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
師曰從閣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在師曰蓮手卧
長空僧曰哪便脫去

潭州神鼎洪誼禪師襄水盧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
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示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
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
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
到唯識故聲色攢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筴菜置
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
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
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
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
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父之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木

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
 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
 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
 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
 師曰是甚麼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
 曰拈柴擇菜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
 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
 曾入學堂官人拍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
 官曰泊不到此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
 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
 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一赤冠子

之六

五灯十一

北齊

二十八

部

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七菩薩修
 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
 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橫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
 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
 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
 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
 心王擬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怕和尚因結夏百丈上
 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
 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即道場丈曰
 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
 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
 香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

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渌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豎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六曰未審其中 石何師

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言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加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豎沒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晝見皴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營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大帶髻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用錐即是用錐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曰又出問如何是無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明

承古自言抵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
爺下額張茂崇大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
指師曰及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
轉得師曰喫了飯無此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
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
應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
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
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
是太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
以何報答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
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
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上連底
石意旨如何師曰空谷見青天曰空谷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

通上徹下階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
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即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
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
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猢猻養來堂上絕
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詐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
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止當與麼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
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
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盃鳴聲
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
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
地上水灘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躍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靴打尾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麼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裙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躡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下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并州承天院王交智高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一玄偈曰須用直直用心莫定動三歲師一吼上方沒爪直豕有真

六五

四二

如性如同暮真隱初破六門關顯盧印真骨守罷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出外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入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住後上堂文殊仗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釣四海祇釣獐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若也舉揚示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鱗鱗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椎豎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自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

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蟆脚拄天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
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
師師曰金剛手板闍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
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
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
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
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
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
瞎老婆吹火僧問一邊純莫立平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
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球八百價上堂
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久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誑人不
肯承當也

承當底麼有則不請孤負山河人

今重現

祖師西來三昧去當非向事師曰無殿部署修作久老僧美
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
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
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
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
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忻州鐵佛院智高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
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
兩塚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我若道即在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汝州青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
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

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尙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為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鷄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過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見甚麼

二盤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卧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三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注臨終書偈曰盡一登二彈指向誰說三本尋常四香風五殘雪六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百子德壬申十月日

